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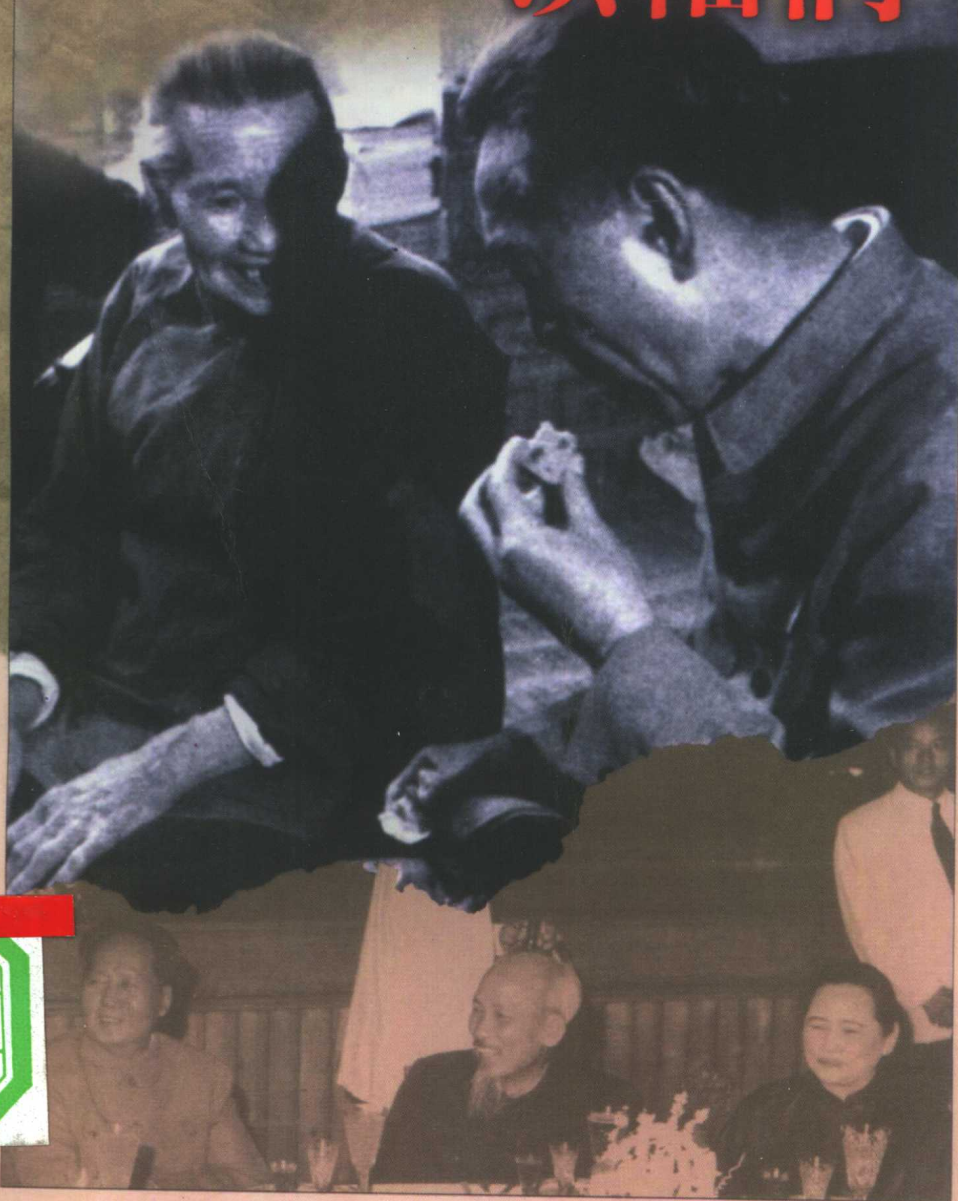
7

权延赤文集

Quanyanchi
Wenj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餐桌旁的 领袖们



餐桌旁的领袖们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权延赤文集(1—9集)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522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04—04044—9/I·729 全套：139.50元



1956年，毛泽东和卫立煌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宴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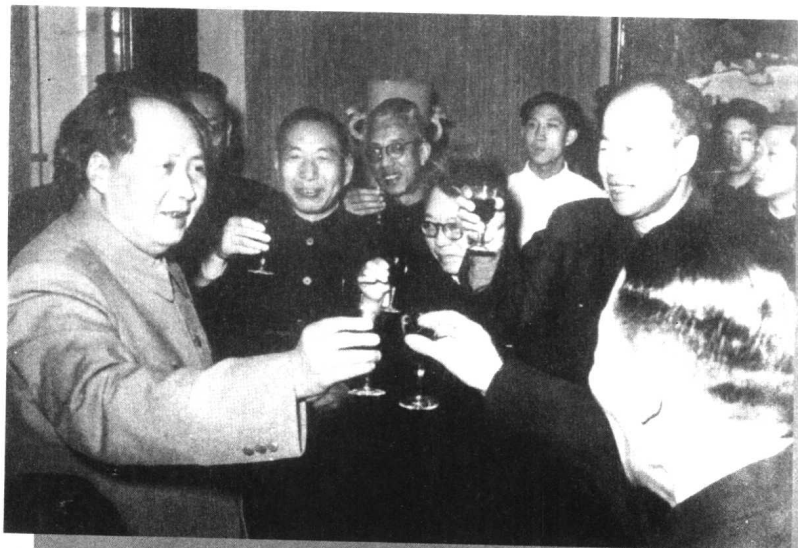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在宴会上。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上海医学院副院长颜福庆在宴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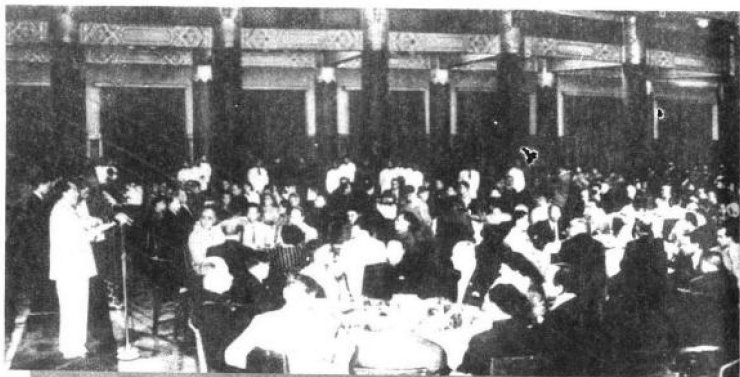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医药卫生界人士在一起。



1956年10月，毛泽东举行国宴招待访华的印尼总统苏加诺。



1956年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在中南海颐年堂院内交谈。



1956年9月21日，中共八大主席团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会议的六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

餐桌旁的领袖们





1951年，毛泽东和朱德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1956年，全国政协举行宴会招待出席二届二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





毛泽东在陕北农村，同农民一起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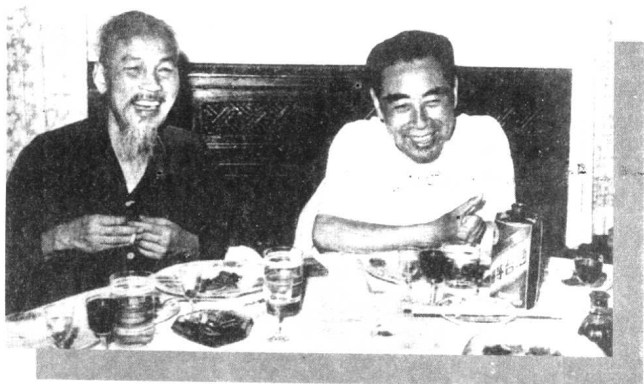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蒋介石在招待会上。

周恩来和胡志明碰杯。



餐桌旁的领袖们



1960年周恩来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

1945年7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宴请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泽东和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庆祝1953年元旦的宴会上。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举行宴会。

餐桌旁的领袖们





1957年4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周恩来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在宴会上。



目 录

邓小平的炊事员不干了	(1)
政治局戒烟失败	(14)
颐年堂里毛泽东扫雷	(22)
中央全会上一个首长哭了	(30)
北戴河会议上抢吃西瓜	(33)
胡志明的警卫腰围暴胀	(39)
毛泽东“站”在水中“谈判”	(45)
周恩来与许世友赌酒	(53)
许世友喝酒选将	(62)
薄一波的“山药蛋派”	(71)
周恩来眼神指挥服务员	(78)
邓颖超踏雪怀故人	(91)
林彪颠摩托治怪病	(94)
“九大”生了九个孩子	(104)
周恩来的玉米面糊糊	(114)
江青在大会堂“调动三军”	(121)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128)

• 2 • 餐桌旁的领袖们

用真诚胜了“策略”的刘少奇	(138)
王光美出狱之后	(149)
疏散到广州的老干部	(163)
朱德与董必武比长寿	(181)
朱德为彭德怀伤感	(192)

邓小平的炊事员不干了

风暴过去，满天星辰都沾了霜花一般，闪着朦胧而寒冷的光辉，亦惊亦忧地俯瞰大地。

天安门广场静悄悄；如潮的人群，如山的花圈梦一样消失了，只剩人民英雄纪念碑独个儿神情郁郁，四周围人迹缈缈。

地面湿漉漉，据说是水洗过。据说广场本是洒了鲜血，据说花圈丛中本是挂了许多小瓶子，瓶里的液体血一般鲜红。这些小瓶随同悼念总理的花圈被一道清除了。

这是1976年的“四五”之后，相当多的人都以为邓小平“像启明星一样坠落了”。人们在猜测他被抓被关？是死是活？

“四五”前后，邓小平的情况始终还是个谜。和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言比较起来，原中南海服务处处长、现中直机关老干部局副局长李维信对我的讲述就未免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不过，唯其平淡，才觉真实，才使我有了后来的回味无穷……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职。组织上派我去他那里工作。他当时住在宽街的一所古老的宅院里，那房子现在

· 2 · 餐桌旁的领袖们

为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所居。

上面派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由一名副指导员带领。说实在的，“文化大革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事沉浮如此剧烈频繁，我早已见惯不怪，可是邓小平的炊事员居然还没悟过这个理儿，居然甩手不干了。

我到了宽街，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炊事员。

“报纸上到处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好再干下去？”炊事员皱起眉头望我。

“你管那么多干啥？”我说，“这是组织交待的工作。”

“组织上让我划清界线。”

这种事你又不是没经着过，还要我怎么说……”我嚙牙花，不好直说就绕着说：“你在这里干不是划不清，不在这里干也不等于划清了。”

“不干了这不就是个态度？”

“不干了，说你是故作姿态，想蒙混过关，你还是划不清。干下去，说你组织观念强，没人找你麻烦也说不定。你信不信？”

炊事员直摇头，不相信。他走了，邓小平这里没了炊事员。幸亏还有他年迈而坚强的继母，这个家才炊烟不断，保持了家庭生活所特有的那种温馨。

邓小平家中的两名服务员也不干了，据说还是亲戚，也说要划清界线。我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说明这是组织决定，如果她们走，就还得换人来。影响面扩大了不好，组织要求她们留下来继续做好服务工作。她们还听劝，终于留下来。

两个月后，炊事员回来接着干了。经过十年的反反复

复，人都生了头脑，总要长见识，大概他也从周围人那里体会到“今非昔比”，看出了人心所向，不似“文化革命”初起时的情景。他回来干得还好。

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突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微妙的情绪波动，邓小平都泰然处之。他每天寡言少语，在庭院里一圈圈地散步，有时也割草。他干得非常仔细，像是做一件细致的工艺活儿；将草一根根割下来，摆放整齐，在太阳下晾晒……

在宽街这座年岁已久的迟暮的宅院里，邓小平又开始散步了。“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被打倒，“流放”江西时，便是围绕小小的院子这样散步——

“每天的生活很单调，但也有规律。早晨，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一起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老祖母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有看守监视着绝对不许外人进入他们的宅院。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天长日久，他的脚步踩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他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深思熟虑着……”

邓小平由于个子小，喜欢说句玩笑话：“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思想信念，保留或坚持什么样的个人观点，但历史已经不可改变地证明，他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巨人。当他那四川人所特有的宽直的双肩载着沉重的历史思考

和责任感，“一圈一圈”地，“脚步踩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时，他的女儿邓榕有过这样的描写：

“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只有将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并且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的人，才可能具备这种“达观”。

现在，邓小平依然是一圈又一圈地散步。他若坐下来，会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所以，比较而言，身边无论亲人还是工作人员，宁愿看到他一圈又一圈无休止地走下去。

李维信悄悄地坐在荫凉里看小人书。那是卓琳抱来送给他看的，有成套的《三国演义》，也有散本的连环画。

“怪寂寞的，你看看书吧。”卓琳就说了这么一句。

李维信却十分感激。他等于是“陪绑”，深居简出这座迟暮的宅院，日子确实不好打发。那从远涉大洋留学法国到烽火揭竿、领导百色起义，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一生纵横天下、叱咤风云的邓小平，一旦局限到这迟暮的小宅院里，又将是什么感觉？

这一年，邓小平已是七十二岁，但是没有人尊称他“邓老”，所有人熟悉的最尊重的称呼仍是“小平同志”。这不仅是历史形成的，更由于他的身体、性格和精神状态无法叫你称他“老”。

人老不老，不能简单以多大岁数为标准。活一百岁的人，七十岁仍在盛年；活五十岁的人，四十岁已届暮年。